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衛世本第二

定公 獻公

殤公 獻公後

襄公 靈公

出公 莊公

公子起 出公後

定公 諡法純行不爽曰定

名臧穆公子成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四年卒在位十二年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無傳

經六年春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六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 不守備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經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晉命

經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秋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定公妾）之子衎以為太子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文子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以為援）

獻公 諡法聰明睿智曰獻

名衎定公子成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八年襄之十四年出奔齊

成公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傳無

傳十六年夏四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襄公經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經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七年冬十月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傳十年夏楚子囊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皇戌子）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

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

經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卒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以喻文子居河上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

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子也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已未子展奔齊公如鄄衛地音絹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

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佗差）追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子魚（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欲反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

龍敏修曰左氏所書之事與孟子異所聞異辭疑以傳疑可也左氏所取之義與孟子反不辭而闢之豈知師道之貴哉孟子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

反害夫子左氏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夫事其父以及其祖天下所共知也今曰吾知有父而已不知其他則孰不指為害恩義賊名教之人哉

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公適母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齊人以郲寄衛侯齊所滅郲國　及其復也以郲糧歸

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以其從君故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人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晉樂太師子野侍於晉侯悼公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

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音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殤公　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名剽定公弟襄十四年文子等既逐獻公乃立剽明年改元至二十六年遇弒獻公復入在位十二年

襄公經十有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殤公始會諸侯詳見晉

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經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

經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買悼子不哀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傳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寗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傳二十一年冬會于商任衛侯不敬叔向曰衛君必不免

經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衎）

傳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没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秋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冬十二月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後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為于僞切）辭敬姒以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獲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寗喜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寛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出亡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子二月庚寅寗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

伯國傷（孫襄）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名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剽）及大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衎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内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檀弓下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

可乎弗果班

衛人侵戚東鄙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戚東鄙殖綽齊人奔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孫氏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於士弱氏晉主獄大夫　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殺晉戍三百人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子展賦將仲子兮言衛侯雖有罪而人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　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獻公後

前在位十八年在外十二年復歸三年
襄二十九年卒前後共在位二十一年

襄公經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傳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為明年石惡奔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

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禄亂也臣不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經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經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

獻公無傳

傳二十九年夏六月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音秋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獻公卒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未葬

襄公諡法辟土有德曰襄

名惡獻公子襄二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七年卒在位九年

襄公傳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昭公傳二年春晉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言宣子有武公之德宣子賦木瓜欲厚報以為好

經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曰其大咎

其衛君乎詳見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納孫林父戚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新君衛必叛我是絶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

亞圉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音周始烏合切生孟縶孔成子烝鉏夢康叔謂已立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二年婤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跛也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震下坎上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坤下坎上屯初九爻

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謂年長非謂元名）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二卦皆云（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元襄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二年卒在位四十二年

昭公傳十二年夏衛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新立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見鄭

經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傳二十年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惡之子為司寇奪之司寇與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貞子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適母懼而欲作亂故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靈公〉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烏媧切〉寘戈於車

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才用切下注同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踰郭公出如死鳥析星歷切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子石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齊景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掫行夜側尤切又祖侯切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名北宫子北宫喜也北宫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宫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宵從

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故傳終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名牢字子開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

心事繫是非禮

定公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責也音其使祝佗從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徹音恭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歃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

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衛之祖以大輅少帛雜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綪七見切旃旌大呂鐘名商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晉祖以大輅密須之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虚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惎毒音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上素達及下如字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曹文之昭也文王子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申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經七年秋齊侯景公鄭伯獻公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

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即沙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傳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會魯于瓦還就衛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

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尊者涖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

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侵鄭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經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晉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

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詳見齊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無傳

傳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晉大夫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經十有二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

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何在空猛

經十有三年夏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無傳

傳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文子之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檀弓下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北宫結來奔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宫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秋衛侯靈公為夫人南子名宋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孟邑名就會獻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切）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太子色變）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劉敞曰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名宋朝内則逐公叔戌趙陽彼不恥名宋朝固亦不難

逐蒯聵矣此其真也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哀公經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傳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蒯聵之子出公乃立輒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經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胡安國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

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靈公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

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出公 沈約謚法出字有謚人無謚法

名輒靈公孫太子蒯聵子哀二年嗣立明年改元十二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明年孔悝納蒯聵出公奔魯

哀公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經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見晉

經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七年春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伐衛至今不服

經十年夏五月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

經十有一年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即齊初疾娶于宋子朝宋人在衛為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以獻於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弟使室孔姞孔文子女疾妻疾臣向魋為宋向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言其失所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剪夏戊剪削爵邑

經十有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傳十二年吳徵會于衛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切子餘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乃旦切子盍

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吳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

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音隳

下同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

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效吳言子之公孫彌年尚幼曰

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説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經十有三年夏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傳十五年衛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伯姬生悝苦回反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請太子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太子請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太子

良夫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為難攻太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蒯聵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蒯聵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君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莊公 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名蒯聵靈公太子出公父定十四年出奔哀二年靈公卒衛立出公十五年莊公因孔悝入立明年改元至十七年晉出之立般師莊公被弒在位二年

哀公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欲伐莊公衛侯不果而奔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財賄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而俱去及西門使貳車反祏音石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外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返祏孔悝怪載祏者不來使公為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子伯不仁所以死或以其車從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衛侯占夢

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太叔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輿豭從已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已)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卿車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書之子陳瓘救衛詳見晉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

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良夫言已以小成大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懼難而逃）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也）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晉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

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削壞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疾弟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莊公夫人髢大計切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靈公子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齊邑
公子起　靈公子哀十七年齊執般師以歸而立之明年改元石圃逐之奔齊出公自齊復歸
在位一年
哀公傳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皆蒯聵所逐
出公後

前在位十三年在外三年復入七年奔宋前後共在位二十年哀二十六年卒于越

哀公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輒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許角切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要之車于池 初衛人剪夏丁氏

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夏戊子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姊妹之孫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韤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近信之故得入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

何所不逞欲蒯聵亂不速奔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公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　公為支離之卒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　見子之公孫彌牟之子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褚師比父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開重門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起虔反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勑宫女令苦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

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遂卒于越終言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僖二十八年衛成奔楚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十五年辟蒯聵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烈文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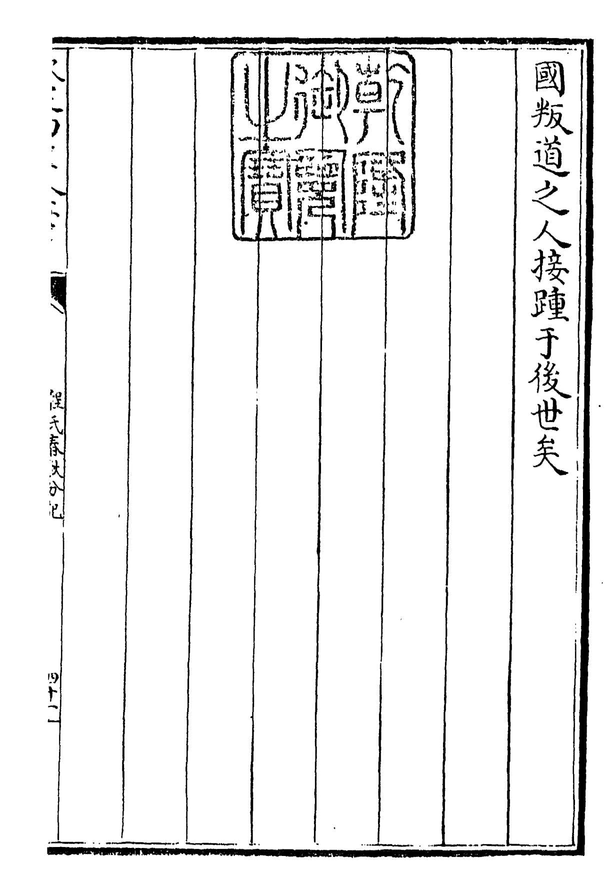
何有

右衛始終春秋凡十七公書卒者九不書卒者三有故者二莊公公子起出公卒後春秋經終出公既出蒯聵庶弟公子黚立是為悼公立二年左氏之傳終矣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之

論曰王道之行起於人倫之適其正也故先王謹之為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自意誠心

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王道之原舉積諸此周衰王道微人倫斁孔子傷焉以為不可不正之也而春秋作二百四十二年一有戾乎綱常者斯見正於春秋茲其為撥亂世反諸正之義歟衛宣公專欲興禍是使急子壽子爭相為死及卒而立朔朔立四年左右公子逐之朔出奔齊而立黔牟又八年而齊襄納朔放黔牟而衛始定衛國之亂凡十有五年稽其禍宣公為之也至於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而禰其祖逮莊公

諫入父子相攻人道之絶甚矣昔者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故蒯聵復國而書納見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而正其世子之名書之所以篤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



國叛道之人接踵于後世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春秋分記卷六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蔡世本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蔡叔以罪放蔡仲繼焉自蔡仲至戴侯九世國在今蔡州上蔡縣其後平侯自上蔡遷新蔡在今新蔡縣成公自新蔡遷州來在今壽春府下蔡縣

宣公　桓侯

哀侯　繆侯

莊公　文公

景公　靈侯

平公　蔡侯朱

悼侯　昭公

成侯

宣公 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考父戴侯子即位二十八年魯隱元年至八年卒在位三十五年

隱公經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經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秋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桓侯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封人宣公子隱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

桓公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經十有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經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並詳見鄭

經十有七年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侯弟　癸巳葬蔡桓侯

傳十七年夏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秋蔡季自

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說曰凡歸入在諸侯則先所自在京師則先所歸先所自者自彼有奉而后歸于此也先所歸者天王已命我矣不待奉而自可歸也

哀侯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名獻舞桓侯弟桓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十年楚執之在位十一年經傳不載卒年通鑑外紀亦闕不書

莊公經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傳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經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傳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

悅嬀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繆侯 謚法蔽仁傷賢曰繆

名肸哀侯子經傳不載所立年通鑑外紀以為魯莊二十年改元至僖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九年

僖公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詳見

齊楚

傳六年冬蔡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 詳見許

經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無傳

莊公諡法克敵曰莊勝壯

名甲午繆侯子僖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經傳不載卒年史記通鑑載文公十五年卒在位三十四年

僖公經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經二十八年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三十三年冬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詳見楚

文公經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十五年新城之盟在十四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文公諡法慈惠接禮曰文

名申莊公子文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

宣公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蔡文公無傳

景公諡法由義而濟曰景

名固文公子宣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三十年遇弑在位四十九年

成公傳二年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王卒盡行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十一月盟於蜀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乘楚王車為左右有相臣僕之意此春秋所以不書而左氏謂之失位也

傳六年冬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乃還

傳八年春晉欒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並詳見晉

襄公經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詳見鄭

經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二十年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

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莊侯盟在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傳二十八年夏蔡侯朝于晉　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

之令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經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冬十月葬蔡景公無傳

傳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靈侯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般景公子襄三十年弑其君景自立明年改元至昭十一年楚子誘殺之在位十二年

昭公經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

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景公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復在豕韋　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公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音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

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靈侯太子盧之父

平公　謚法内外賓服曰平

名盧靈侯孫隱太子子昭十三年楚平王求而立之復蔡國至二十年卒在位八年

昭公經十有三年秋蔡侯盧歸于蔡　冬十月葬蔡靈

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

傳十三年秋楚平王棄疾即位封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歸于蔡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經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

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連强而背楚詳見楚

胡安國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耳目使不聰明讒人為亂可不畏乎

經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無傳

蔡侯朱

名朱平公子昭二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蔡人出之在位一年

昭公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二十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　冬十一月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隱太子子平侯廬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詳見楚

悼侯謚法恐懼從處曰悼

名東國靈侯孫隱太子子昭二十一年蔡人出朱而立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在位二年

昭公經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公說曰朱平公之子也東國平公之弟也先書朱出奔楚而後書東國卒于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不書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其亦朱詐於楚楚拘東國歟不然安得卒於楚也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名申悼侯弟昭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四年盜弒之在位二十八年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知孰誤

定公傳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令尹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詳見楚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傳四年春三月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二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詳見楚

經五年夏歸粟于蔡

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蔡為楚所國飢乏故魯歸之粟

哀公經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廣一丈高

二丈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子西計壘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各別系纍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閒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蔡於是乎請遷于吳叛楚就吳

經二年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經三年秋七月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駟黨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吴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無傳亂是以緩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吴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懲楚言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

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盱即霍

成侯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朔昭公子哀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哀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九年

右蔡始終春秋凡十三公書卒者六不書卒者二有故者四成侯卒後春秋經終成侯子聲侯立之四年左氏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之

論曰荆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葢嘗命將南征矣

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而蔡鄭邇焉桓侯莊公懼而謀之首為鄧之會鄭之從違世或不常若蔡則一傳而哀侯啟釁于息以致楚師及莘之敗楚執以歸自是遂折而從楚桓公召陵伐楚之師先侵蔡以形之異時莊公雖從文公踐土之盟而旋就楚求成焉迫近夷俗不能自植甘為之服役迄于般致誘殺之禍世子友蒙歸用之虐終春秋世從楚而受楚禍聖人蓋傷之也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仁義循天理崇信義以自守其

國家荊楚雖大何畏焉及春秋之季昭侯以裘佩之故為楚執辱請討于晉召陵之會政在大夫以貨而辭有愧伯討之義而柏舉之戰遂移於吳則蔡固失矣而中國之伯主茲重可責也故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矣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而知安中夏討四夷之道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六

春秋分記卷六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陳世本

嬀姓侯爵其先出自帝舜堯妻舜女居嬀汭因為姓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祀虞帝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國在今淮寧府宛丘縣

桓公　厲公

莊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

懷公　湣公

桓公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鮑文公之長子即位二十三年魯隱元年桓五年卒在位三十八年

隱公經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傳見宋衛

傳六年夏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信如字又音申

傳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息列切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吕祖謙曰覩五父前日親仁善鄰之諫所見甚善一年間如鄭涖盟則歃如忘其初本有善心豈非師傳不善故放蕩其心耶墓門之詩亦可見矣

桓公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見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正月二十日己丑此年二月六

日夏葬陳桓公無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見鄭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趙匡辨疑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遣使人赴告假如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

之耳左氏不達此意遂妄云再赴也

厲公諡法殺戮不辜曰厲

名躍桓公子桓六年蔡人殺陳佗立之改元至十二年卒在位七年

桓公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經十有二年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

莊公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名林桓公子厲公弟桓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元年卒在位七年

莊公經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

宣公（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名杵臼莊公少弟莊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僖十二年卒在位四十五年）

莊公經二年春正二月葬陳莊公（無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傳稱太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為工正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詳見齊）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陳卿來聘 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經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服齊桓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僖公經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夏次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執轅濤塗　秋伐陳討不忠也　冬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穆公諡法布德執義曰穆

名款宣公子僖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六年

僖公經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無傳

經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冬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

經二十有三年秋楚人伐陳

傳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詳見楚

經二十有八年夏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六月陳侯款卒

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共公謚法敬長事上曰共

名朔穆公子僖二十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文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

文公傳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經見內魯

傳九年齊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傳十年秋七月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經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靈公　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平國共公子文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年遇弒十一年楚王帥諸侯伐陳誅徵舒因縣陳申叔時為言乃立太子午在位十五年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元年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五年冬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經八年冬楚師伐陳
傳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秋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冬陳殺其大夫洩

治

傳九年夏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侯不會荀林父以陳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

乎

陳師道曰傳引詩而罪冶非聖人之言左氏之瞽言也孔子稱三仁則曰比干諫而死答曾參則曰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如洩冶可謂爭而合義蹈忠履仁得其死者也孔子其罪之耶春秋大夫殺而累上者皆以國殺為文嗚呼忠於君義於國蹈道而死者孔子猶非之烏得為孔子哉曰然則孔氏云治居淫亂之邦不能去而諫是取死之道何也曰不合春秋者之言也春秋時亂臣賊子疊

跡而出有忠君死義者聖人貴之録之不暇又書
而罪之耶靈無道而治不去之何也曰士之未仕
如是焉可也已仕而亂去不以義不可也治位為
大夫諫未及三雖曰取死義不可得而去也
經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傳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
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
殺之射食亦切二子奔楚

成公 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名午靈公太子宣十一年嗣立改元至襄四年卒在位三十年

宣公經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傳十一年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祖子夏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曰夏

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詳見楚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冬十有二月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傳見宋衛

襄公經三年夏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詳見晋陳侯使袁

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三年夏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告陳服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葬陳成公無傳

冬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韓獻子患

之言於朝曰文王師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冬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哀公謚法共仁短折曰哀

名溺成公子襄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魯昭八年公病其弟司徒招殺悼大子偃師

立公子留爲太子哀公憂恚自縊在位三十五年

襄公經五年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傳五年秋九月丙子盟于戚命戍陳也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公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

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經七年冬十月楚公子囊帥師圍陳十有二月會于鄬陳侯逃歸

傳七年冬十月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晉會諸侯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黄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經十有七年春宋人伐陳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卑宋而不設備

經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傳二十年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四與蔡司馬同謀此年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楚人以為討責陳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黄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經二十有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傳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城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

經二十有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二十四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經二十五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產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音問喪服也擁抱社主）使其衆男

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冬十月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傳二十八年夏陳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詳見晉　十二月為宋之盟故陳侯如楚詳見楚

傳三十年夏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

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昭公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古木切)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無傳)葬陳哀公

傳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招過哀公弟)　哀公有廢(甫肺切)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憂恚自殺辛丑三日辛亥誤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殺干徵師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八月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吴圍陳孫吴悼太子子惠公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八日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欲以非禮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

又請私私盡君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不欲臣楚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水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惠公 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名吳悼太子偃師子昭八年公子招殺偃師吳奔晉十三年楚平王求而立之改元至定四年卒在位一十四年

昭公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音配也而楚所相也楚之先祝融為火正令火出而火陳火心星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陳興楚衰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五行各相得五而成 妃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

經十有三年秋陳侯吳歸于陳

傳十三年秋楚平王棄疾即位封陳而復之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心星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詳見鄭

經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獲陳夏齧傳見吳

定公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夏六月葬陳惠公無傳

懷公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名柳惠公子定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八年卒在位四年

定公經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無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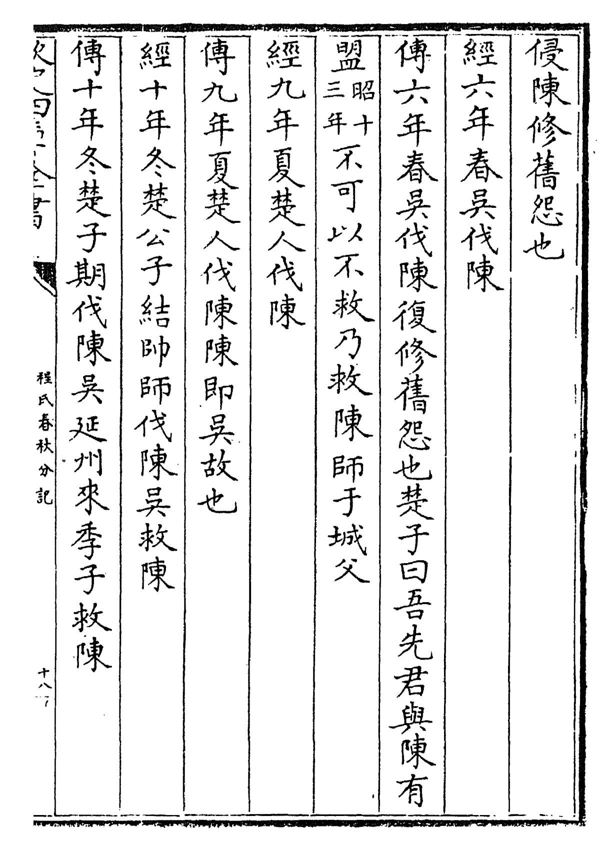
三月而葬速

湣公諡法禍亂方作曰湣

名越懷公子定八年嗣立明年改元二十一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哀十七年楚滅陳殺之在位二十四年

哀公傳元年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

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

經六年春吳伐陳

傳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昭十三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經九年夏楚人伐陳

傳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經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經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懼言不從先見逐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申帥師伐陳冬十有一月盜殺陳夏區夫無傳

傳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弔為楚所伐及良吳地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芊尹蓋對陳大夫曰先民有言無穢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詳見禮樂書

傳十七年楚白公之亂在前年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高葉公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王卜之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

師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
朝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右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書卒者十有故者一
湣公後春秋經終之三歲當哀十七年而楚滅之

嗚呼舜之德其可謂至也矣安萬民肇十有二州雖動
植無不被其澤者禪位于夏其子封於虞武王克殷復
求其後得嬀滿封之陳以奉虞祀楚既滅陳而田恒得
政於齊卒為建國葢自舜之後血食者歷三代春秋戰

國百世弗絶苗裔蕃滋有土者綿綿然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春秋分記卷六十七